

田耘水墨画

天涯蕴渔影 大漠沉霜月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



田耘现场作画

12月9日至21日，海南画家田耘先生的“水墨山水画展·心象昆仑”在广州“时尚天河”展览中心隆重举办。此次画展共展出田耘先生近几年精心创作的77幅作品，既有《塞上曲》、《月下昆仑》等描绘西部大漠异域风情的画作，也有《渔光曲》、《五指山下》等为海南而歌的作品，引人久久驻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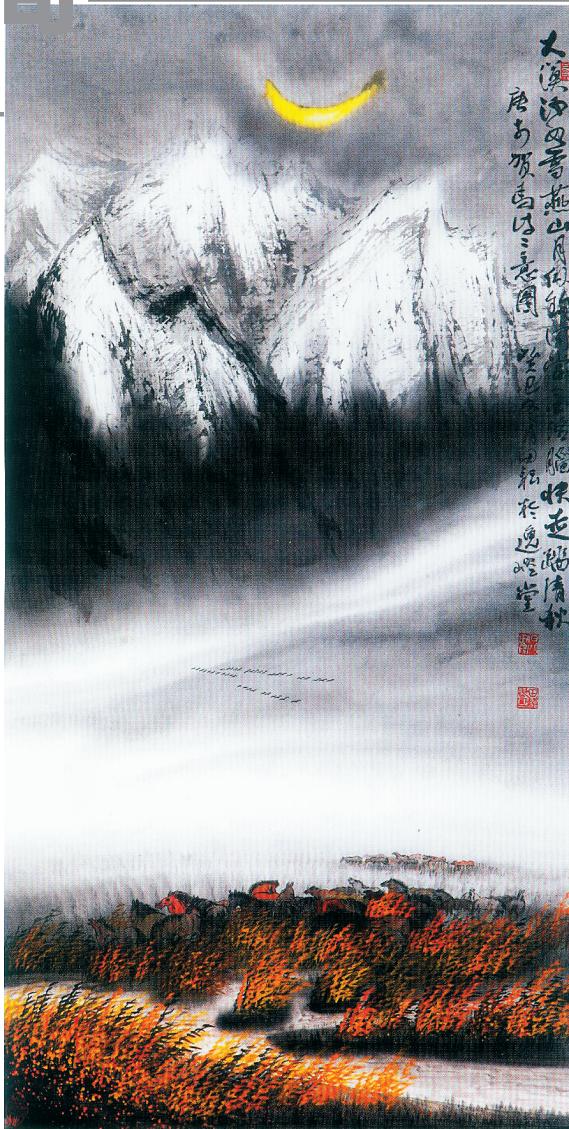
《月下昆仑》 田耘

田耘先生的“水墨山水画展·心象昆仑”场地的选择首先让观者对画家有了新鲜感，中国传统的水墨山水画与“时尚天河”里先锋的街头艺术，就隔着展览中心那么一堵薄薄的土墙，感受着相互的呼吸，往来的年轻人手持苹果手机，拍一拍画展里的漠北黄沙，即时发到微信朋友圈里，尔后转身折进几米外的必胜客店——一种顺理成章的穿越，画家田耘毫不费力地把自己的画嵌进了他们的记忆里。

田耘在新疆工作生活了30多年，如今移居海南，画家夫人称，他对海南可谓一见倾心。



《塞上曲》 田耘



李贺《马诗》 田耘

月如钩 诗赋漠北

田耘对于月下的昆仑与大漠，有深刻的记忆。他抓住其某一特点，把它发展到顶点，因此比较偏执，鲜明，引人入胜。又因为喜欢诗词，他的画里充满了多方面的可能性，昆仑山上的夜极黑，不安宁，风像排着队赶来，山石发出呜咽。性情内敛的田耘，从月光里的昆仑山中得到了灵感，他于线条之外重新发现了古人柳荫下的诀别，将军圆睁的怒目，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……西北边陲的月光，就这么大大咧咧地铺张开，照出一帙帙风干的青史。

《放歌帕米尔》色调晕黄近于黑，慕士塔格峰横贯整个画面，驮着一山的皑皑白雪在南岸作着坚守。慕士塔格峰是很多人意念中的圣地，往来游走的旅人到了喀拉库里湖，大都会停驻朝拜，风从水面掠过，混入大地与季节的鼻息。

田耘在喀什生长，他后来的皮肤、毛发、血、心脏和铸造骨头的钙都是这个古时曾经的王国给予的。田耘脚踏在这样一块聚敛着西域文明的土地上，漠北雄浑的地貌经纬支持着他的心性。

在《月下昆仑》里，对现代画中扭曲的线条感兴趣的人，可以特别注意那些混杂的色调，昆仑山像一个充满陷阱的黑洞，随时可以吞噬一切。画中无月，也许它隐藏在某一个黑洞里。灌木张牙舞爪，朝更深的黑前行，旷野的大风，从山头掠过，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。——昆仑山上的“地狱之门”，收集了千里霜雪，每一种文明到了这里，身上原有的杀伐与暴戾气息，会自然消除，年高德劭的昆仑山，会以沙海驼铃，甚或枯枝斜阳来魅惑饥渴的旅人。

田耘喜欢诗，他给唐李贺的《马诗》画了一幅“马诗”诗意图。淡墨苍穹，一弯鹅黄新月，两行渐飞渐远的大雁，平沙如雪，燕山惨淡，山下却是万马骁腾，秋里金黄的草，和着马的嘶鸣，使人想起“大漠沙如雪，燕山月似钩。何当金络脑，快走踏清秋。”可是李贺到底没去成疆场，他只活了27岁，在天国里继续当他的“诗鬼”和天才，他的诗让后人吵了千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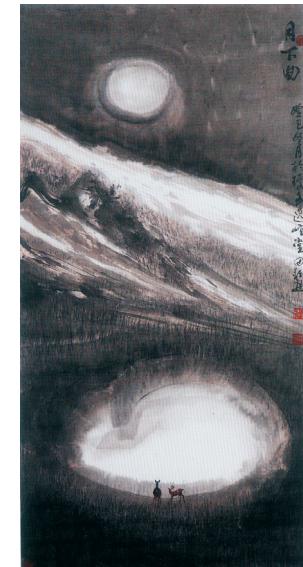
《天涯羁客》
田耘

渔光曲 天涯羁客

田耘后来到了海南，他的画在海南得到了另一种温情的发展。海南是一个奇异的地方，田耘的画也开始鲜明热闹起来，《渔光曲》里密密匝匝的椰子树，眉眼清楚的灌木一丛连着一丛，墨晕的天，海南罕有，一轮金黄的太阳安静地露着个圆的脑袋，大概画家心里惦着漠北，海南的秋里便分了几层颜色，淡淡金质的画面，蜿蜒的河与天空隔着的距离，好像混了晓晨的月光阳光，椰子树在水中站得笔直，顶上枝叶有些模糊的绿，再往上，却黑了，有一种不求甚解的神秘，天空里的飞鸟们仿佛得了罗曼蒂克的指使，唧唧咕咕兴奋地叫着。好像海南就该这样的单纯亲近，家里的热闹总有一些娇嗔，不生分。

田耘的画里少有人物，《天涯羁客》是第一次出现。大漠里的旅人牵着马，叉开腿站着，很无奈的样子，背影像个蛤蟆。簇红的植物，在雪地面前显得张扬，对岸有暗金质的山，描红云样的山体，溅红天窝着荷叶边的草叶，旅人牵着的马有些焦躁，昂起头，看着皑皑白雪的前方。

我顶喜欢风景画里的《月下曲》，在笔法方面，它似乎已经是简无可简，暗夜里，黑的天穹黑的土地，白的圆月白的一汪泉，水边的两只小鹿有些惊怯，在月光中极淡极淡，有一种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的况味，幽幽的可爱的惆怅。巍峨的尖着棱的高山，已经看不大见了，四下里生着高高下下的草，在风里细细地往前倾，一片模糊。那嘎嘎的凄白的月色，使人想起“长安笛道音坐绝，音尘绝——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”——它应是画家心里真正的故乡，梦一样的荒原。田耘在平静地感受故乡给予的慈悲，整个画面有异光容漾。但他没有把这种意境发展到它的尽头，因此更为苍凉醇厚。■



《月下曲》 田耘